

黑虎闹东京

郑永昌 许应群



中原农民出版社

黑虎闹东京

郑永昌 许应群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 19.125印张 380千字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0册

统一书号10394.2 定价2.90元

内 容 提 要

长篇传统大书《黑虎闹东京》，主要描写了宋仁宗迷恋酒色，横征暴敛，四处征伐“龙木”、花岗石等贡品，为宠妃庞仙花建造“月仙楼”。忠良之后黑虎满怀国恨家仇，与穷民工揭竿而起，战黄河、砸龙木、杀钦差、闹东京。由此紧遭追捕，多亏汝南王郑雷相救出城。后投五台山学艺三年，成了武林英杰。此时，北国冲天大辽王暗中勾结庞氏父女，以“拜月祭灯”为名，要在元宵之夜谋杀仁宗。恰黑虎闯至北国认父，在杨四郎之妻杨玉娘的支持下，率几位英雄好汉，巧装打扮，斗暗哨、闹花灯、杀胡府、挟太监、闯皇宫，杀奸党。各路义军齐攻京城，铲除奸党，才保住了宋室江山。

此书把忠良将的遭遇与宋朝的兴衰紧密结合。故事曲折，脱俗立异，独具特色，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实为传统大书之佳作。

目 录

第一回	宋仁宗游春纳奸妃 庞仙花降香害忠良	· · · · · (1)
第二回	黄文炳严刑逼口供 靠山王凛然闹公堂	· · · · · (30)
第三回	三英雄聚义劫法场 二家人合谋醉郑雷	· · · · · (56)
第四回	寇天官计救呼门后 王天成巧谋斗庞文	· · · · · (87)
第五回	杨五郎解难混元寺 岳子明传艺大王庄	· · · · · (125)
第六回	运龙木逆施万民怨 战黄河英雄除强贼	· · · · · (151)
第七回	祭祖坟英雄遭危难 搜郑府奸党逞凶狂	· · · · · (182)
第八回	御书楼郑王巧用计 金銮殿寇准斗权奸	· · · · · (207)
第九回	庞太师火烧大王庄 呼延庆学艺五台山	· · · · · (238)
第十回	救乡邻英雄杀五虎 擒民女强贼两作恶	· · · · · (269)

第十一回	呼延庆怒砸西皇庄 三英雄结义卧虎镇	(297)
第十二回	相国寺立擂选将帅 恶和尚仗势逞凶狂	(324)
第十三回	包丞相劝阻烈性女 卢小姐智除二恶僧	(352)
第十四回	卢凤英擂台遭危运 呼延庆怒劈欧子英	(378)
第十五回	庞太师奸诈搜卢府 宋仁宗为难求包公	(409)
第十六回	宋仁宗怒斩包龙图 汝南王气劈庞贵妃	(449)
第十七回	呼延庆认父闹幽州 杨玉娘归宋反北辽	(478)
第十八回	过城门巧计斗暗哨 救外公智闯肉丘坟	(511)
第十九回	杀总管大闹安乐府 降太监硬闯宫阙门	(547)
第二十回	月仙阁英雄遭危运 皇官院除奸正乾坤	(577)

第一回

宋仁宗游春纳奸妃
庞仙花降香害忠良

西江月

往来阅事千秋，
群雄纷争王侯。
创业容易业难守，
梦歌一曲传留。

自古恩怨成仇，
英雄饮恨荒丘。
含冤忠魂何时休？
史家借笔分忧。

西江月道罢，引出新编传统大书一部。咱一不说前后列国，二不说两汉隋唐。单说后周典军太尉赵匡胤，素怀雄略，他趁七岁幼主柴宗训年幼不理朝政，发动“陈桥兵变”自立为

王，国号大宋，定都汴梁，史家称为宋太祖。这位戎马一生的英武皇帝，年逾五十，不幸背生瘡疮，“烛影疑案”含恨归天。其弟赵光义继位称帝是为太宗。太宗死后传子赵恒登极为真宗，真宗传子赵祯为仁宗。这仁宗皇帝十四岁即位，文有包拯、寇准治国，武有呼、杨两家定邦，南征北杀、东荡西讨、抚四夷、趋外患，一时出现了富国强兵、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就在这万民称颂的鼓乐声中，仁宗皇帝日趋荒淫、沉于酒色，后宫虽有三千粉黛、八百姻娇，仍不足乐趣。一日游春，偶遇天波杨府八姐，见其美貌欲纳为妃，余老太君同天官寇准采用软抗硬磨之计，致使仁宗败兴回宫，一气之下，手击龙书案把九龙玉杯都震飞了，吓得宫娥彩女目瞪口呆。恰在这时，有一人匆匆跑进宫来，谁呀？灵台官黄文炳。何谓“灵台官”？就是为朝廷观测气象、预报吉凶的大学士。黄文炳进宫见驾，一见仁宗面带气色、玉杯粉碎，内中情由已猜透七八分，慌忙跪下叩头：“臣黄文炳奉旨见驾，不知万岁为何龙颜不悦？”仁宗长叹一声说：“黄爱卿，朕思前日射猎之事，遗恨难消，特召卿前来问津，不知天象有何征兆？”黄文炳奏道：“万岁若为选妃之事，不必烦恼，臣夜观天象，见紫微星和女牛星交相辉映，瑞气千条，太和殿红光直冲霄汉，此乃预兆着万岁近日可得贤妃佳偶、辅佐朝政。”“啊，此话当真？”“臣岂敢谎奏。”仁宗喜出望外，急不可待地问道：“黄爱卿，不知这贤妃贵人身在何处，怎能即速选进宫来？”“万岁，按星象位置，在西北方向。若按旧例广选秀女，兴师动众，一则恐有疏漏，二则迁

延时日，依臣之见，不如万岁微服出游，亲自察访，既然星象预兆，必有应验。”仁宗连连点头：“好，此言正合孤意，就命卿伴驾随行，准备出游。”“谢万岁。”列位，那黄文炳真会观星吗？咳！这纯属骗人。别说那时候科学不发达，条件不具备，就算黄文炳是个天文专家，握有电子望远镜，在银河系也找不到什么“紫微星”、“女牛星”，更看不出皇帝该娶个什么样的小老婆！有人会说：黄文炳敢骗皇帝？若选不来贵妃他就不怕掉脑袋吗？不用替他担心，黄文炳已摆下香色诱饵迷魂阵，等着仁宗去上钩，这其中大有文章，暂不细表。

且说仁宗换衣更装：头戴金丝盘银丝绕的壮士巾；身穿粉绫紧衫，前绣鸳鸯戏水，后绣丹凤朝阳；下穿骑马兜裆裤，足登薄底快靴；外披一件西湖色锦缎大合氅。看装束打扮，既象个游春的官宦儒生，又似那射猎的风流武士。黄文炳扮作随从家人，四十名御林军也都化了装，备好快马，暗中护驾。准备已毕，仁宗只叫来掌宫太监老陈琳吩咐几句，便骑上西凉进贡的宝马玉龙驹，按照黄文炳指点的方向游春察访来了。

一行马队离宫院，
穿过御街出西关。
春风得意扑人面，
人有精神马撒欢。
宋仁宗兴致满怀四下看，
三月春景画儿一般。

麦苗泛绿织锦缎，
菜花飘香金灿灿。
棵棵白杨冲霄汉，
行行垂柳枝头弯。
春燕剪柳舞河岸，
风吹柳絮轻如烟。
鸳鸯戏水池塘转，
湖光倒映水中天。
绿草茵茵铺地毯，
青山巍巍挂飞泉。
百鸟鸣唱歌不断，
游人来往笑语传。
村旁学生把书念。
湖边老翁垂钓杆。
亭下秀才写诗卷，
牛背牧童甩响鞭。
村姑洗衣坐河岸，
小姐观景依画栏。
道童采药攀峰涧，
樵哥打柴穿林山。
山水诱人景无限，
马踏春光奔向前。
三里五里看不厌，
十里百里眼更馋。

峰回路转景不断，
往前看，哎呀呀，
好一片世外桃花园。
宋仁宗勒住马头仔细看，
黄文炳眉头一皱眼球翻。

(白)“万岁！”“啊？”

“玉兔！”

他说着搭弓射一箭，
箭穿花丛入桃园。

(白)“万岁，那玉兔带箭跑了！”

“追！”

他君臣前后把兔赶，
桃花深处马盘旋。
不一时黄文炳踪影不见，
宋仁宗迷花丛呆坐马鞍。

仁宗皇帝怎么不撵了？撵不成啦。一是黄文炳跑得无影无踪，失去了目标；二是不辨东西南北，迷失了方向。为啥？这片桃花园世所罕见，有六十里长，四十里宽。远看：红云彩霞缭绕，嫋烟紫雾升腾，似花海涨潮；近瞧：万紫千红，争娇夺艳，令人眼花缭乱。宋仁宗初来乍到，钻进了万花丛，他能不转向迷路吗？那就快寻路走吧。走？走不了啦，他被桃花美景吸引住了。这里的桃花特别香，香的醉心，十里外就香气扑鼻，你闻了还想闻；这里的桃花特别美，美的诱人，叫你眼馋心贪，看了还想看。仁宗本来就是

个风流皇帝，常以赏花观景为乐趣，但在皇宫内院，御花园中，怎能看到如此迷人的“桃花世界”呀！他面对花丛，正看得出神，忽然轻风一阵，摇动花枝，随着一股浓郁的花香，卷起层层花浪。就在这时，花丛深处闪出一位姑娘的笑脸，这姑娘若隐若现，踩着花浪，驾着粉云花雾，飘飘然然走了过来。待近前再看，好极了，真是天姿国色、绝代佳人！

这女子不到近前难分辨，
分不清是花是人是天仙。
你看她：行步好似花枝闪，
婀娜多姿貌非凡。
鸳鸯飘带飞彩练，
粉缎子罗裙舞翩翩。
乌油油青丝发风吹不乱，
弯正正新月眉秀黛含嫣。
桃花面不搽官粉自来艳，
樱桃口不点朱唇本色鲜。
香腮含笑酒窝现，
不抹胭脂赛粉团。
这姑娘玉体娇肢世少见，
千姿百态情绵绵。
看高低恰到好处丝毫难增减，
看体型不胖不瘦不敢差一钱。
论窈窕胜过汉代赵飞燕，

比容貌西施不敢到近前。
赛娇柔虞姬难与她作伴，
争俏丽羞煞月下美貂蝉。
要妖艳姐已比她差得远，
卖风流气死贵妃杨玉环。
皆因她长着一双“勾魂眼”，
瞟一瞟能把你的三魂牵——
似中魔、走着难，
光抬腿就是不动弹。
白天叫你说胡话，
夜晚叫你得失眠。
懒吃茶、懒用饭、整天绕着她的影子转。睁睁
眼儿、啥不见、合合眼儿、来作伴、半睁半合
床前站，你看麻烦不麻烦，
我说这话你不信，
看一眼管叫你迷三天。

好厉害！有恁大劲儿吗？差不多。不过我说的是那些寻花问柳之辈，可不是在座的各位。且说桃花园中这一女子，既长的花容月貌，又善于卖弄风情，那一双“勾魂眼”有特殊的吸引力。她来到仁宗皇帝面前，这么抿嘴儿甜甜的一笑，眼神这么轻轻的一闪，那真是：一笑值千金，一眼勾住心，把仁宗弄得六神无主，如醉如痴，连姓啥都忘啦！仁宗稍一定神，正要问话，抬头一看，哟，那女子不声不响扭头步入花丛走了。这时，仁宗也顾不得自己是一国之君、天下至尊

啦，伸手就去抓那女子的飘带，谁知他把手一扬，哗，碰到一株桃花上，登时泛起一片花浪，漫天飞舞。伴随着这阵花浪起伏，一片粉红色的彩绶飘飘飘飘落到他的手中，仁宗急忙拿起一看，原来是一个香手帕儿，上面题诗一首，诗曰：

桃花园中桃花芳，
暖翠楼前是仙庄。
踏青归去春犹浅，
他日重来花更香。

手帕儿上字迹秀丽，香气浓郁，沁人肺腑。仁宗喜出望外，暗思：我今日已来，何必重来？良机莫过。仁宗想着又一看，谁知那女子已绕过花丛，飘然而去，更使他牵肠挂肚。要说仁宗贵为天子，后宫里粉黛云集，佳丽三千，哪个不千方百计求他一幸；而今这女子竟不言不语走了，使堂堂天子碰了个不软不硬的“花钉子”，还想她作甚？不，仁宗越想越感到新鲜，必欲得之而后快。可他又一转念：此女貌似天仙，行踪奇异，莫非真是仙女临凡，试探于我？嗯，不可草率行事。仁宗正在思虑不定，忽听马铃声响，黄文炳来到跟前：“万岁，臣只顾去追赶玉兔，也未追上，伴驾失误了，有罪有罪。”“嗯，无妨，无妨。”其实哪有什么玉兔，黄文炳是故弄玄虚，借题做文章。仁宗拿出手帕儿，把刚才遇到美女的事讲说一遍。“黄爱卿，朕欲去追寻那女子，又恐其不是凡女，如之奈何？”黄文炳指着手帕上的诗句笑道：“万岁不必疑虑，臣已打听清楚，此地名叫桃花坞，山水秀丽，花艳果香，乃是一处风水宝地，才子佳人，层出不

穷，那星象吉兆莫非应在此女身上？即如万岁所疑，她若是瑶池仙女降世，月宫嫦娥临凡，那也无妨。眼下万岁微服出游，竟使神女倾慕，仙人垂青，足见万岁德高感神，洪福齐天。这女子定是看中万岁有潘安之美貌，宋玉之柔情，子建之才华，才赠帕留诗，倾心垂爱。当年红拂识李靖，韩娘娘风尘中识太祖，亦不过如此，望万岁速去求贤访美，良机莫过。”听听这番话，有人会说：黄文炳是个地地道道的色情教唆犯，搁现在起码判他十年罪，不，十年刑太轻了，应该砍头，黄文炳不仅是色情教唆犯，更是政治阴谋家，只是仁宗色令智昏，察觉不到。黄文炳一席话，说得仁宗眉飞色舞：“哈哈哈哈……但愿如卿所言，方慰朕平生之愿。卿头前带路，速去觅访美人。”黄文炳吩咐后边的御林军，暗中埋伏护驾，没有圣旨，不得近前惊驾。

此时已天近傍晚，红日西坠，晚霞似火，霞光与桃花交相辉映，景色更加美丽壮观，但仁宗早已无心观赏花景，急催马跟随黄文炳去追寻那位姑娘。花巷曲径蜿蜒，泉溪潺潺，跨拱桥，穿竹园，转过荷塘鱼池，绕过龙门假山，面前展现一处宅院。但见：亭台花丽，走拱飞檐，楼阁辉煌，碧瓦金砖；甬路青石铺垫，回廊玉柱雕栏；门挂彩制竹帘，窗影锦绣帐幔；亭有绿树垂映，楼有翠柏遮掩，枝头俊鸟轻啼，耳闻乐声绵绵；清幽如蓬莱仙阁，雅静似瑶池宫殿！来到此处，黄文炳指指点点，仁宗不住点头赞叹：“好一个清静之所，真乃桃园仙居，胜似朕的皇宫金殿！但不知那位美人住在何处？”话音刚落，花亭间走来两个粉面少女，看穿戴似

丫鬟仆女，黄文炳正要问话，二丫鬟已来到近前飘然下拜，燕语莺声说道：“二位老爷可是从假山那边过来？”黄文炳说：“正是，讲说什么？”“老爷呀，俺家姑娘的香手帕儿丢失桃花园中，命俺前去寻找，不知您可曾捡到？”黄文炳说：“捡到了，正要去寻你家姑娘送还哪。”“咦——，那太好啦，省得俺再跑路，快随俺来吧！”仁宗喜不自胜，黄文炳心中暗笑。为啥？这都是他事前安排好的。二人跟随丫鬟穿花庭，过回廊，进角门，入深院，来到一处绣阁。仁宗抬头一看，门上横匾，上写“暖翠楼”三字，他故作惊讶说：“黄爱卿，朕只顾贪游，不意竟来到人家闺房绣阁，如何去得？恐有不便。”黄文炳诡秘地说：“万岁不必迟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且陛下微服游春，访美求贤，哪里去不得？无妨，无妨。”说话间，二丫鬟已卷起翠花竹帘，往里相让。黄文炳一拱手：“万岁，请进。”仁宗跨进门里，就觉着扑面一阵香气，抬头一看，嗬！

宋仁宗举目四顾细打量，
这房内装饰陈设非寻常。
彩绣天棚似锦帐，
沉香木地板飘异香。
纱灯精巧好式样，
胭脂掺粉刷玉墙。
有一张八仙桌子中间放，
湘妃坐椅列两旁。
钧瓷茶壶闪闪亮，

玉翠茶碗金边镶。
紫檀木条几长满丈，
那上边名贵古玩排成行。
玛瑙瓶斜插孔雀尾，
珊瑚树飞彩卧凤凰。
珍珠塔上金铃响，
紫金炉里焚檀香。
文房四宝压书卷，
四时盆景映鱼缸。
后墙上挂着一幅画儿，
本是齐国无盐娘。
下跪仙女自画像，
心神虔诚拜上苍。
两厢挂着一副对儿，
笔力俊秀意深长。
上一联：上映九天扶大宋，
下一联：心照日月伴君王。
山墙上挂着几幅画儿，
幅幅画卷有名堂——
头一张：文君私奔配佳偶，
二一张：张生月夜跳花墙。
三一张：杨贵妃醉卧罗帏帐，
四一张：宋太祖千里送京娘。
宋仁宗越看越迷心花放，

不觉得西山日落月照房。

且说仁宗皇帝进得屋来，看得心旷神怡，越看越有兴，不觉得已是红日西坠，玉兔东升。他正看得入迷，忽然锦帘一动，“啊！”那位仙女竟从里间走出来了。仁宗惊喜无限，不知所措。此时丫鬟已点亮纱灯。月下望郎君，灯下观佳人，更俊十分。只见她含羞带娇，以目送情看着仁宗，似乎在欣赏来客的华贵衣着，神采丰姿。黄文炳见此情景，故作嗔喝道：“哇，这一女子，真来大胆，还不赶快跪接圣驾！”

“啊！”那女子闻听大惊失色，慌忙跪倒在地：“民女不识天颜，未曾接驾，死罪，死罪！望万岁开恩。”仁宗面对这五百年前的风流冤家，早已浑身醉软，又听她燕语莺声这几句话，更是神魂飘荡，也顾不得什么君臣礼仪，男女有别啦，急忙弯腰亲手搀扶说：“平身，平身！恕卿无罪。”这女子站起来请仁宗落座，要重新朝拜，仁宗说：“免礼，免礼！朕今日微服游春到此，一切君臣礼法全免，爱卿可任情说笑，才有乐趣，快坐吧！”“谢万岁。”黄文炳坐于一旁，那女子亲手给二人献上香茶，吩咐丫鬟即速安排酒宴，为万岁接风洗尘。仁宗问道：“爱卿，朕还不知这是什么地方，卿是何芳名，家中何人，速速讲来。”只听那娇滴滴的声音答道：“万岁容禀：此地乃桃花坞，臣家是书香门弟，家父姓庞，别字寿长，人称庞大员外，今日家父外出访友未归。贱女名唤庞仙花。”仁宗点头微笑：“好，芳名雅秀，名貌贴切，卿花容月貌，真乃一朵仙花也！”“万岁过奖了。”“仙花，你年方几何，可曾许人？”“万岁，臣女年